



黑手起家的资产阶级

群众出版社

黑手起家的资产阶级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九篇文章，都是老工人写的家史和回忆。文章用具体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怎样榨取和残酷剥削工人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怎样在工人阶级的血汗喂养下发财致富的。书中也反映出工人阶级为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所进行的斗争和解放前后的生活对比。

群众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經安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23(社)50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3 $\frac{6}{16}$

1955年11月第1版 1955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70千字 印数00001—50,300册

定价(40.29元)

封面設計：安 玫
插 图：张培力

統一書號：3067·50

定 价：0.29元

目 录

资本家的残酷压榨·····	1
用工人血汗创立的“家业”·····	14
宝山风云·····	23
蛋大王的伎俩·····	29
刻骨恨·····	40
“文明监狱”·····	53
药老虎发家史·····	71
黑心店老板的“花样经”·····	82
绸布商的店规·····	94

1911.11.11

資本家的殘酷压榨

陈福生 口述

资本家毒设牢笼计 穷工友被迫当牛马

我老家原住在湖南湘乡田家冲。旧社会，家里穷，地主逼得又狠，无奈，全家飘泊到湘潭。

到湘潭后，我和街邻罗四伯到李兴记翻砂厂当普工。那家翻砂厂在河东扁担街，当时是湘潭的一家大翻砂厂，雇着七十多个工人。老板李永松有四十岁年纪，瘦长个子，一张干瘪的脸上镶着一对滚圆的眼睛，人们都叫他“李猴子”。他什么花招都要得出来，比狼心还毒。他有个堂侄，名叫李桂芝，是刘家湾的伪保长，和他的象貌相似，也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这一对凶狠，不知吸吮了多少人的血汗，残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一九三八年，我进厂后的第四年，伪保长李桂芝带着乡丁挨家挨户抓壮丁。刘家湾一带也被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我们青壮年，都不敢回家，四处躲避。

哪知躲过这一灾，又有另一难。事过一个月，老板发工钱了，谁知给我们的不是银洋，都是一色的“法币”。我顿时一惊，老板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钱呢？这种票子常“跌水”，隔夜一块钱就要贬值许多。我和一伙工友一齐跑去找

李老板，大伙儿围着他说：“来时，讲的都是银洋，这种钱我们不要。”半天，李老板才从虎皮躺椅上坐起来，扫了我们一眼，奸笑道：“哈哈……弟兄们要银洋嘛，这个实在难办，时局一紧，银洋都入了库，只有法币流通，我姓李的不是故意亏待你们啰！”打这以后，每个月发工钱都是以二十块银洋折成四十块法币计算的。四十块法币在市场上只能兑回八块银洋。后来我发现老板进货销货都是用的银洋，为什么给我们的工钱却是法币呢？原来老板用银洋到市场去兑换法币，一块银洋换五块法币；而折给工人，却一块银洋只给两块法币，他从中赚了一倍多。

我把这事告诉了罗四伯。他气愤地说：“这家伙恶毒得很，明明是尅扣我们的工价，还说没亏待我们。我看，我们也让他伤点老本，做个他急我不急——磨洋工！”经过罗四伯一串通，工友们都暗暗地行动，铸的“铁水”由每天五六炉降低到四五炉了。李猴子见苗头不对，便整天跟着工人的屁股转，想卡死我们。可是不管他怎样监视，产量依旧天天下降。李猴子见这一招不顶事，便施展了另一个阴谋手段。一天快下工的时候，李猴子来到工房，对我们说：“下工后，请大家到账房里去结账。”我不由得心里怀疑起来：还不到发工钱的时候，结什么账呢？挨到下工，大伙儿跑到账房。这时李猴子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见了我们便站起来，哭丧着脸，踱着方步子，一双手反剪到背后。他踱了几步才抬起头来说：“弟兄们，我的生意现在亏了大本，想暂时歇一歇，请诸位另行高就，日后倘有起发，再接诸位来帮忙。”不等我们回话，他又把眼睛向那个肥胖子管账一瞥：“给他们结账哇！”肥胖子打了一阵算盘，然后给

了我们每个人二十块法币。我们这些穷苦工友就这样被解雇了。

我和一些工友刚回到刘家湾，伪保长李桂芝便坐到工友家里逼壮丁费，弄得我和罗四伯及其他工友都不敢回家。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一伙穷工友一齐跑到李猴子家里要求复工，这时李猴子假惺惺地望着我们一笑：“我姓李的一贯是‘同舟共济’的，只要诸位包我的生意不亏本，我愿和大家分一口饭吃，哈哈……”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又给他当牛当马的干下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李猴子事先设好的圈套，他假意关闭工厂，让我们回家，却又暗中指使李桂芝到我们家中逼丁、逼钱，使我们有翅难展，服服贴贴地给他当奴隶。

为诈财保长逞凶 遭毒打父母双亡

复工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和罗四伯正在打砂箱，突然一阵啼哭声掠过我的耳边。掉头一看，是我的妻子。她哭哭啼啼跑进来喊道：“不得了啊！天呀！爹妈给狗日的保长逼死了……”妻子哭天喊地叫着，犹如一把钢刀戳进了我的胸膛。我抓起一根铁棒就往外跑：“狗日的李桂芝，老子不宰了你，就不做人……”工友们都跑来拉我，罗四伯一把把我抱住：“福生，你不能这样！”

我怀着无比的悲痛往家里奔，罗四伯也陪着我回来了。还没进屋，只听见里面人声愤怒：“丧尽天良的王八蛋！这一家人都完啦！”我没命地跑进去，唉呀！娘的尸体躺在破板床上，瞎眼的爹爹倒在床边的地下，三岁的小妹崽在哇哇地哭。看到这种惨状，我浑身的血都沸腾了，眼泪也没有

了，转身跑到门角落里，拿了一把镰头，朝门外面边跑边骂：“狗日的李桂芝，老子跟你拼了！”罗四伯泪汪汪地跑过来，抢下了镰头：“福生，你千万不能这样……你还有妻室儿女……”

“楚桥伢崽（我哥哥）拿着一把菜刀，跑出去一天了，还不知道闯了祸没有！”罗四伯的老伴插了一句。

“他到哪里去了？”罗四伯惊讶地问。

“他寻草药回来，见爹娘躺在血窝里，他的老病又发了，拿着一把菜刀就往外跑，我们娘们没把他拉住。”

这时我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一头倒在双亲的尸体旁，一声爹一声娘地痛哭起来，不久就昏了过去。

我爹和娘是怎样死的呢？原来是李桂芝想在我们穷工友们身上大发横财，向伪乡长献媚献策：凡是有人到工厂做工的，每户要派壮丁费二十块银洋。他这个鬼主意正合伪乡长的心意。这就使得刘家湾的穷苦工友的家属们陷入了苦海深渊。

那天早晨，妻子正在烧火煮粥，李桂芝带着三个乡丁到我家里来了，他神气十足地向我娘扫了一眼：“陈大嫂子，奉上级命令，你们当工人的，每家要出二十块银洋的壮丁费，马上要交！”我娘顿时吓傻了眼：“保……保长，你……你这是说哪里话？”

李桂芝拉着瘦长脸，恶狠狠地说：“人家的崽替你们去当兵卖命，你们在家安安稳稳，难道出一点钱都不应该吗？”

我爹爹听不下去了，怒不可遏地从床上爬起来说：“你不要我们活命哪！大崽成了残废，二崽给你叔叔当奴隶，我们哪来的钱？”

“哼！说得倒轻松，这是政府的规定，你胆敢违抗不成！”李桂芝一边说，一边贼眉贼眼地搜寻着，走到灶旁，揭开锅盖：“哈！还说没有钱，吃的尽是白米……”说着他把眼睛向三个乡狗子一膘：“没有钱交，把这锅稀粥先拿走！”几个乡狗子伸手就来提粥锅。我娘一气之下竟昏倒了，爹爹双目不见，急得直乱扑。“狗日的家伙，这锅稀粥，是你叔叔给我崽的半个月工钱换来的，你们这是杀人哪！”我爹拼着老命大声喊着骂着。

“混賬，给我把他的两床烂被子拿走，冻死这两个老家伙！”伪保长指使两个乡狗子就要抢被子，我爹爹一把抓住了一个抱被子的乡狗子。那家伙仗着保长的势，一脚把我爹爹踢倒了，我爹爹滚了几滚，爬起来猛地扑过去，一下正抓住伪保长的肩膀，他狠命地咬了一口，咬得那家伙一声



尖叫。乡狗子一看伤了他的上司，一枪托就把我爹爹打倒了，老人就被他们这一枪托送了命。娘当时就气昏了过去，以后一直就没有苏醒过来，也与世长辞了。

资本家再贬工价 穷工友怒打把头

一九四四年，李兴记翻砂厂的生意，趁着国难日益兴盛起来。老板李猴子利用诱骗、讹诈的手段，又招来了五十多个从异乡逃来的难民。李猴子的侄儿李桂芝当了把头。

李桂芝是穷人的死对头，大家都咬牙切齿地痛恨他，恨不得把这个家伙扔到化铁炉里烧死。那个年月是他们的天下，虽有刻骨仇恨，也不能轻易下手啊！

李桂芝到了李兴记翻砂厂后，专干坏事。他为主子效劳真是腿勤眼勤，整天跟着我们的屁股转，一点也不放松，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过去是白天开炉，李桂芝当了把头，把开炉的时间放在晚上，白天打箱、做杂工，延长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强度。

这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大妹崽六岁，小妹崽一岁。家住在翻砂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我每月的工钱，只能供他们糊半月的口。妻子没法生活，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去沿门乞讨。每当我深更半夜干完活回来，一岁的妹崽总是饿得哇哇地哭，瘦弱的妻子没有奶汁给孩子吃，孩子饿死了。

好容易盼到发工钱了，李桂芝把我们刘家湾的十几个穷工友喊拢去。李猴子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捧着黄铜水烟袋慢慢地抽着，见了我们，他干瘦的脸上现出了阴笑：“兄弟们，请坐！”我心里想：老板为什么单单喊我们刘家湾的十几个工友呢？这里面一定有鬼。

“大家坐吧，都是乡亲，随便点嘛！”李猴子又客气地说。我满肚子的气忍不住了，便问道：“有么子事？就请讲吧。”

“哦！莫慌嘛，哈哈哈……”李猴子打了几声哈哈，离开了太师椅，反剪着双手，弓着背，慢慢地踱着：“跟大家商量件事，说句知心话，时局不好，我的生意眼下又做不成了，想请弟兄们给我帮个忙，工钱的事，暂时减一点，日后生意兴旺，增补弟兄们的红钱。”他说到这里把眼睛向李桂芝一瞟，把头会意地点了一下，走到账房门口，恶声恶气地说：“给刘家湾的弟兄们提前发工钱呀！”那肥胖子管账，打定算盘，仰着肥脑袋，头一声就叫着我的名字：“陈福生领工钱。”我走拢去接过钱来一数，只有三十块法币，顿时一惊：“怎么一次减了十块？”肥胖子管账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就算不错了，三十块钱可以雇两个难民咧，乖乖地拿去干活吧！”我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地收下这点钱。

原来李桂芝已买通了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大肆贬低工价，榨取难民的血汗。他知道我们刘家湾的工友不好惹，就借口生意亏本来诈骗我们，并用难民的工价进行威胁，想叫我们服服贴贴地为他干下去。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端午节到了。这天大清早，李桂芝来到工房：“罗老倌子，我家老爷请你们刘家湾的工友打一个‘牙祭’，下午来呀！”李桂芝洋洋自得地说完走了。罗四伯对我说：“看这家伙今天又使什么坏主意。”

下午，我们刘家湾的十几个工友一起来到李猴子家里。真阔气呀！堂屋里摆了两张八仙桌，满桌菜肴，冒着香喷喷

的热气。李猴子假惺惺地笑脸相迎，李桂芝在一旁满口奉承：“我家老爷真是仁义道德，多够朋友，哈哈……来！自己人莫客气。”

我们散坐一旁。李猴子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口里啣着水烟袋，吐了几口烟圈，望着我们狞笑了一下：“请诸位来，一则欢度佳节，二则也有个事和弟兄们商量商量。”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弓着梳子背，慢慢踱到我们面前：“产品销路不佳得很，哎！生意又亏了大本。工钱的事，还要请诸位让一点……”我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便气冲冲地抢过来说：“你的生意亏什么本？上个月生产的袜机座，你就卖了五千块银洋。这出戏不要唱了吧！”我这一顶，竟使李猴子张口结舌，恼羞成怒了：“你……你这是瞎说！”罗四伯也站起来补了一句：“那么多的袜机座到哪里去了？”大伙也跟着闹了起来。李桂芝急忙帮腔说：“不干由你们，工钱还要减十块。”

李猴子仍旧奸笑道：“还是好好地去做事吧，不是我这个老板，你们到哪里找得到一口饭吃哟！”

我心里一想：再减就只剩下二十块法币了，还不够她们母女十天的生活。我越想越生气，看到李桂芝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家伙，旧仇新恨交织在一起，一股怒潮从我的心底猛然涌上来：“李桂芝，老子不给你们当奴隶了。”我蓦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好哇！你倒有胆量，不识抬举的东西，给我滚！”李桂芝冲着我吼道。

这时我愤怒地捏紧了铁一般的拳头，猛地击过去，一拳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他满口的血喷了出来，象一条恶狗一

样地暴跳着，
吼叫着……

李猴子也跟着跳了起来，要拿我去见官府。罗四伯见闯了大祸，慌忙和一伙工友上来解围，我便趁机逃出了虎窝。

跑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妻子见我这般情景，吓得惊叫起来：

“哎呀！你这是怎么啦？”

“赶快走啊！”我来不



及细说，一边喊着妻子，一边卷着床上的烂被子。妹崽吓得哇哇地哭，妻子吓呆了，站在地上不动。我心想：伪乡长是李桂芝的拜把兄弟，今晚不逃，明天就逃不脱了。便回头拉着妻子说：“我闯了大祸，挨了狗日的李桂芝！”她一把抱起小妹崽，我背着一个大滚包，趁着茫茫黑夜逃出了家门。还没走上半里路，便听到背后犬声汪汪地嚎叫，人声呐喊。

我心里顿时一惊：“糟了，这一定是李桂芝领人来捉我们了。”我慌忙拉着妻子说：“她妈，我们赶快往背巷里躲。”

我赶忙往一条窄巷里窜，三脚两步穿过巷道，忽见拐弯处小茅棚里射出一丝微弱的灯光。我们急忙跑到门口，从门缝往里一望，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坐在昏暗的油灯下面补衣服。我慌忙喊了一声：“老妈妈，请您开门。”这一喊把她吓了一跳。“老妈妈，救人啊！”妻子又喊了一声。她端着油灯摸到门边，把门闩拉开，我们慌慌张张地跨了进去：

“老妈妈，请您救救我们，李桂芝带人来抓我们了。”

“哎！这是什么世道啊！”老妈妈惊慌地打量着我们，又扫了一眼窄小的房子：“来！你们赶快躲在我的床后面。”她把一张破柜子移开，我们从柜旁挤了过去躲在床后面。老妈妈又把柜子移回原地，熄了灯，睡在床上。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听到砰砰砰的打门声。“老爷们，我这里没有什么呀！”隔壁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走！到隔壁茅棚里去”我一听这正是李桂芝的声音。原来他们在挨门挨户地搜查，看来这家伙要下毒手了。

“开门！”砰砰砰……

老妈妈起床点亮了油灯，打开大门。一伙凶煞象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妻子把妹崽抱在怀里侧卧在地上。我蹲在壁角，只隔一层蚊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们。十几个持枪的乡丁满屋里乱转。李桂芝拄着一根棍子，头上捆了一条白纱布，他用手捂着嘴，两只恶眼瞪着老妈妈，狠狠地说：“你家来了什么人没有？”

“老爷，你这是从哪里说起？我是个孤老，独崽当壮丁死在外面了。”

其中一个乡狗子说：“老爷，我看莫耽误时间了，快去追吧！这一点小茅棚，藏不住人的。”“好哇！看你陈福生小子往哪里逃？让老子抓住不剥你皮抽你筋不为人也。”他把手中的棍子往空中一扬，对乡狗子命令道：“走！往北头巷口追！”

这群恶煞一阵风似地冲了出去。这时，我才松了口气。老妈妈走到门外面探望了一会儿，跑回来低声地唤我们：“他们往北走了，你们赶快逃吧。”我和妻子走了出来，拉着老妈妈的手说：“老妈妈，你贵姓？多亏您救了我们全家。”

“快走吧，孩子！我姓胡，都是穷苦人哪。”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说。

我们告辞了这位老妈妈，往南头的巷口走去。这时已是过半夜了。我拉着妻子，跌跌撞撞地摸出湘潭，直奔荒郊。

一声春雷震天地共产党拯救穷苦人

我们从湘潭逃出，一直逃到衡阳。我在衡阳又找到了一家翻砂厂做工。到这里还没有干上一年，因为我的脚给铁水烫伤被资本家开除了。烫伤的脚没钱医治，伤口溃烂了，眼看没有一条生路，只好沿门乞讨。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带着妻女逃回了湘潭郊区，仍旧讨饭度日。我那只溃烂的脚，由于妻子想了些土办法，才慢慢地治好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屋檐下安歇，睡到半夜时分，忽然听到屋后的大道上，响着整齐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我大吃一惊，便悄悄地摸到屋旁一棵大柳树下，借着蒙眬的月色看过去。哎呀！是过兵！我不由得一阵心悸，暗

想：这是解放军吗？哪里来的这样快？是蒋匪军吗？不对！那帮家伙没有这样严肃整齐。这时皎洁的月亮正从云堆里钻了出来，照得林子外面一片明亮。我的眼睛豁然明朗了，清楚地看到他们帽沿上的五角星。“好呀！”我高兴得几乎喊了起来，但又怕惊动了队伍，竭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我悄悄地从树旁转了过来，飞也似地跑回去，情不自禁地推醒了妻子：“她妈，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妻子忽然惊醒，揉着眼睛坐起来，聆听了一下，说：“象是过兵？”

我说：“是的。是解放军、共产党来拯救我们啦。”妻子顿时笑开了花。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笑脸，这笑里流露着无限的景仰、期望和欢乐的心情。我也跟着笑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奔到湘潭街上，街道大变样啦！墙壁上都是贴的五颜六色的“欢迎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满街都是解放军。他们个个精神振作，笑容可掬。欢迎解放军的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震撼着城市，震撼着原野。

一个星期后，市面上一切恢复了正常。我们也被安置好了：我的妻子被安置在解放军被服厂工作，还当上了居民委员会的组长。大妹崽上了学。我又回到了李兴记翻砂厂。这时老板表面上改变了态度，可惜的是伪保长李桂芝，被我那一拳打了以后，不久便得病死了。这倒便宜了他。

一九五二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反对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一天晚上，工作队的屈同志到了我的家里，亲切地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打这以后，我渐渐地明白了过去受苦受难的根源。

我现在已五十一岁了。人们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可不